

跨宗教、跨派別、跨學科的性別 研究——臺灣女神研究的越界交流

李玉珍*

華人宗教神譜呈現的階層制有兩大類——官僚體系和家庭體系。前者由玉皇大帝領銜，天庭曉諭直到仙山聖島、山海洞天、人間鄉鎮，各有鎮守職務；後者以觀音菩薩領土地、灶君，中間可安插一層地方神祇（如媽祖、關帝），作為家庭祖先供桌的靠背（俗稱觀音彩）。此一華人宗教世界為女神與男神搭配，構成一個影射人間秩序的信仰體系。男女上下，宛如朝廷和家族中的秩序，家外男神領導、家內女神協調，多少建構了公共／私人領域的男尊女卑原則。落實於物質和視覺層面，即是廟宇的供奉空間之前後、左右、上下，神像尺寸的大小主次，展現男女神祇的權力大小、高低之別。

這種二元對立的架構仍普遍存在於宗教界，但是二十一世紀以來臺灣女神信仰的興盛，呈現宗教市場中的性別競爭，並非靜態不變。當代學者認為華人的男神／女神並非是正邪之分（righteous: evil）、正面／負面之別（negative: positive），或是正統／異端兩端（orthodox: heterodox），而比較多是陰陽協理、平衡分工的關係。換句話說，男神與女神的關係不應是對抗或競爭。如果從宗教發展的概念而言，舉凡神譜、教義、空間、儀式、神職人員和信徒組織，性別仍是變異元素，當傳統宗教無法應對社會改變之時，性別甚至可以挑戰和改變舊有結構，產生新興宗教運動。

「女神與女人：當代台灣與傳統華人宗教體系的性別反思」為一跨領域的合作團隊，聚焦女神信仰的跨界發展與女性的宗教生活實踐，檢視當代臺灣宗教的發展與轉型、宗教知識的生產與傳播等核心問題，以達發現新創議題的目的。透過女神信仰的蓬勃發展（甚至競爭）以及女性參與相關女神團體切入，探究促進當代臺灣宗教多元化的因素。此一過程至少涉及傳統華人宗教的發展與流變、宗教知識的生產與傳播、女性的宗教實踐。尤其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宗教經歷現代化過程中的民主化洗禮，宗教中的性別平等議題彷彿共識，不但影響

*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

華人宗教體系的陰／陽分類，亦有助於對話西方基督宗教的男／女神／人的從屬關係。戰後臺灣女神與女力並升，諸如媽祖跨國進香、母娘信仰合襯各類女乩團體興起，為女性的宗教參與提供豐富的個案，引起國內外學者反思宗教研究中的性別議題。

一、前置型計畫

2021年政治大學華人研究中心提出「女神與女人：當代台灣宗教性別化與傳統華人宗教父權體系的反思」，召集一系列學者輪番介紹他們的研究，並共議以團隊力量，開創研究新議題。計畫提出三個議題，期待在方法和理論上有所突破：(一)女神之間的本體交流(化身與變身)、同工共濟。(二)女神的性別化角色與功能，與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間的辯證關係。(三)相對於女神由上而下的照顧力量，由女人視角出發的神佛定位。

更確切地說，觀音為中國女神的上游，媽祖林默娘的母親夢到觀音賜子，日後觀音又是媽祖的老師，臨水夫人據說是觀音的一滴血化生。原本源於印度的化身能力，促成中國觀音的應聲度化，進而創生民間女神，顯示佛教既融入又創新本土宗教的過程。至於道教「陰陽化生」也影響華人的男神、女神之間的分類流變。化生的觀念來自氣化的宇宙論，陰陽並非本質性的男女之別，而代表陰陽流轉的力量，所以道教神祇之間有「變身」的基礎。如果忽略宗教傳播的過程，僅僅固守經典中正統觀，而將觀音女神的信仰貶抑為佛道不分，如此將複雜的宗教互動以宗派觀化約，造成意識先行於日常實踐。

前置計畫進行以工作坊形式，邀請張珣介紹媽祖朝聖的臺灣新中心，李豐楙講演科儀的宇宙觀，唐蕙韻帶領成員口訪金門的查某佛(尪姨)，林振原負責口訪金門道士及瑞芳青雲殿神農大帝的女乩扶鸞。成員中李玉珍研究的臺灣觀音媽(或稱佛祖)，有別於菁英僧團的觀世音菩薩傳統；盧佳慧從醫療人類學觀點，探討原住民女乩醫病個案；吳欣芳帶領參加萬丹聖母殿的首次超拜聖山(墓地)遊行；高莉芬及林欣儀則偏重西王母神話與敦煌預產文獻的研究。期間學者不斷與中壢鳳儀宮(臨水夫人府)的女宮主、女靈乩、閩山派女道士形成的團隊互動。在籌備共同研究計畫時，文獻分析與田野調查並行，成員跨越人類學、文獻學、佛教學、敦煌學、道教學、天主教研究、醫療人文學的界線，以女神信仰的多樣性，深入探討其性別意涵。

1994年李貞德回顧中國宗教史上的性別研究，曾經提及研究女神遠超過女人，研究教義對女性的規範，也多於女性的宗教實踐。時隔近三十年，女神研

究的成果繼續累積，與女神信仰在臺灣越加多元化呼應，譬如媽祖成為兩岸政治文化的認同象徵，五母會靈山重新定位感通王母的方式，臨水夫人由產育女神到兩岸閩山派重議道教化法脈等。當然，女性的宗教參與從人間佛教的尼僧團、道教女性修行人、靈乩、民間宗教和新興宗教中的女信徒等，也都有專文研究。本計畫雖仍以教義文獻為基礎，但是融入醫療與文化人類學的方法，強調實地參與調查和口訪，不僅大量接觸女神的女執事、女靈媒，還建立長期的互動網絡，可謂研究方法上的進步。此時此地提出此計畫，又具有強度的產學合作色彩，顯示宗教與性別研究可以加強聯繫的時機降臨。

面對上述主題紛陳，個別女神信仰興盛但研究也彼此孤立，還有女性在女神傳播過程中的隱而不見，忽略宗教賦權 (empower) 女性的功能，因此本計畫首先比較女神信仰，然後以性別視角來尋找其連結性。與其以歷史直線或區域／社群橫向分析女神信仰的方法，性別觀點也是更有效分析臺灣宗教的結構。

二、整合型計畫

女神前置計畫結束後，最終獲得國科會補助「女神與女人：當代台灣與傳統華人宗教體系的性別反思」整合型計畫。研究方法主要採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，結合文獻、經典、圖像、科儀文本等多重證據解讀及民族誌的綜合研究方法，通過跨學科合作，對不同宗教與時空背景的女神（包括王母、媽祖、觀音、臨水夫人、星君夫人）與女性進行比較研究，藉由觀察當代臺灣宗教的歷史與現象，反思華人宗教信仰體系的建構，經歷不同時空背景的動態演變過程中的變化。

整合型計畫的四個子計畫為：

(一)張珣「女神、女乩與女人：當代台灣女性身體與宗教媒介論述」

比較媽祖與臨水夫人信仰中，女神的信徒與靈媒的活動，研究重點有三：女神的身體、女靈媒的身體、女信徒的身體。藉由人類學身體經驗和宗教媒介理論，分析女性以身體作為宗教經驗的媒介，如何提升臺灣女神信仰的興盛。

(二)李玉珍「女神共祀分身：台灣巖、寺、亭、堂的女神出巡」

以祭祀空間的分類代替教派屬性，從神佛坐位重構神譜及變化，即從信徒端而非教派端來探討觀音信仰的改變。明清以來臺灣特有的觀音佛祖範式，從戰後中國佛教觀音道場，以及 1990 年代以來觀音和媽祖朝聖的消長，探討觀音信仰的變化及根源。

(三) 唐蕙韻「閩南『私佛』的『私』特徵與信仰情境調查研究——從金門查某佛出發」

探討金門「查某佛」乩身與神靈間的義務、回饋模式，釐清私佛乩身對神靈義務的認知、乩與神的互動模式。私佛（私壇、冥間附身之鬼）相對於公佛（公廟、正神），存在明顯的性別分野。但是如果查某佛與道士並存的家族，不僅神格提升，也會牽動祖先的祭祀位階。

(四) 林欣儀「唐宋時期的佛教與儀式醫療——《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》寫本及儀式在敦煌與日本的流傳與變異」

檢討產育在華人父系宗教中扮演的角色後，本研究探究佛教如何看待女性身體和產孕。佛教的經典文獻和儀式當中，提供的教義論述和儀式療癒資源，如何安頓跨越生死關頭的女性；並且在協助男性救贖母親、回報親恩的同時，反覆確認既有的陰陽二元、男外女內的框架。

以上四個子計畫都以田野調查鋪陳宗教生態，透過儀式分界、神龕空間、朝聖網絡等具體元素，將靜態的理念轉變為動態的宗教市場。其中不僅探究女神和女乩之間的互動邏輯，也能顯示個別女神信仰的興盛和衰微、女神在男神為主的神譜結構的重組。上述女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分工互補，涉及信仰人群和聖職人員的操作和物質層面（譬如神像、祭品、法器、身體的朝聖之旅和儀式性活動），不但打破以人為中心的研究視角，也更能發揚女性的宗教經驗。

以往宗教中的性別研究傾向女神的個案研究，往往僅將性別象徵視為性別研究，導致忽視女神信仰在中國宗教結構中的定位和動力。如果從區域特色和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，又往往太重視女神信仰與政治和社會的權力交涉，進而忽略其性別意涵。本共同計畫的不同女神信仰研究，嘗試以個案比較和宗教發展來呈現性別研究。意即兼顧個別女神的民間宗教、佛道教團脈絡到區域變化，尋找神人的位置和主體經驗如何應對世局變化。性別研究的主旨在容許不同性別在同一社群中，詮釋相同符指的個別差異。為了呈現此一各自表述，性別主體不論男女，都需要多方面內化與外援因素。所謂性別研究的跨學科，便是這種動態和網絡式的研究取徑。